



看到周秉义与郝冬梅相会在那霞光辉映的白桦林中,我顿时想起当年我在黑龙江农场时,就在场部办公楼边上,也有几乎一模一样的白桦林。电视连续剧《人世间》以浓郁的东北情,深深吸引着人。原著交待,故事发生在哈尔滨市,而改编的连续剧故事发生地在长春市。那皑皑白雪、简陋的光字片民宅、狭窄的小街小巷,我触“屏”生情,不由得浮想联翩。

当年东北的居民房屋,几乎都是一个模式,那就是进门一个大灶。在我们农场,烧的几乎全都是麦秸,而城市里一般用煤。这个灶底联通房间里的炕,因此起灶做饭做菜烧水,都能同时把炕烧热。其实不仅炕热,连里面的房间也热乎乎。在我们农场家属区,大多就这这么两间,但也有少数三间,也就是除了灶间,还有两个房间。在周秉昆家里,是一个小间、一个大间,而活动基本都在大间。这个大间往往一个炕就占了一半地方,而家里的活动几乎都在炕上。这个炕,白天铺着一张大炕席,中间一张小炕桌,炕靠墙的一边堆着被褥、一边排着炕柜。过去流传东北几大怪,其中之一是“窗户纸糊窗外”说的是到了冬天,因为里外温差太大,就只能把窗户与窗户之间的缝隙在外面用纸糊上。“针尖大的窟窿,斗大的风”就此可以消失,而保证房间里的温暖。晚上,几乎全家都睡

我在退休后最快乐的是有充裕的时间外出游览,远至埃及,近则苏州。最近我的成都之行,飞机到达,入住酒店,放下行囊,直赴杜甫草堂,因为这是我心记几十年的古迹。

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曾这样评价杜甫和他的诗:“他是一位真实的伟大的诗人。不惟心胸的阔大,想象的深邃异乎常人,即在诗的艺术一方面,也是最为精工周密,无暇可击的。”杜甫在安史之乱后,流寓成都。在浣花溪畔筑草屋栖身,历时四载。其间创作了二百四十余首诗篇,不少是反映那个变乱时代的。

草堂建成后,杜甫曾作《堂成》。其中有这样几句:“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用白茅盖的草堂,背向城郭,邻近锦江,俯瞰郊野,一片青葱。他定居后,得识锦里先生,曾作《南邻》一首,诗中有“惯看宾客儿童喜,得食阶除鸟雀驯。”邻居的孩子笑语相迎,阶前鸟雀啄食,见客不惊。这是多么宁静和谐的环境。再读他的《客至》:“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草堂虽然简陋,景致却极优美。绿水萦绕,来客虽少,群鸡却常来做伴。诗人更在《江村》中生动地描写了天伦之乐:“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诗人定居于此,仍心系国家。他在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作的《野老》中写道:“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感叹去年洛阳失陷后至今尚未收复,又听到瑟瑟秋风中从成都城头传来的画角声,倍感凄切。次年所作的《江亭》末两句“江东犹苦战,回首一颦眉。”更表

在炕上,这里有个“规矩”,那就是一律头朝外。所以,老大不小了,秉义、周蓉和秉昆还能和妈妈、爸爸晚上躺在炕上说话唠嗑。

光字片里的房子几乎都是一个模式,只是有些大小差异。当然,其中很多是自己动手搭建,周家的房子就是父亲起造,因为比较大,炕前还能摆上一张小方桌。到了后来要

## 《人世间》里东北情

马以鑫

动迁的时候,乔春燕为了能多得新房子,就赶紧在自己的老宅边上搭起一个小间。

连续剧《人世间》为了表现当年东北的生活气息,有人统计一共五次浓彩重笔表现光字片,尤其是周家的过年。那一个一个炸响的鞭炮、烟火,那家家户户门上的春联,尤其是喜气洋洋的一张张笑脸,东北人的过年真让人回味无穷。当然,更令人难忘的是吃。其实那个时候的吃还比较简单,但东北人有言:“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过倒着”,饺子那可是怎么也少不了的。我曾经经历过东北人过年包饺子,刚刚包完,就赶紧往门外放,不多会儿,那一个个饺子就冻如铁。小孩是最纯真的,小小年纪的玥明和聪聪,不加掩饰地对小一点的哥哥说喜欢吃饺子馅,不喜欢吃饺子皮。于是,懂事的楠楠就挑饺子皮,把馅留给了妹妹

## 访杜甫草堂

周丹枫

达了忧国忧民的愁绪。

我怀着敬重仰慕之心,拜谒了这位伟大诗人的故居,以遂夙愿。

草堂的原宅,中唐后已不复存在。北宋元丰年间开始重建茅屋。元、明、清历代均曾改建修葺。清嘉庆年间,两次修建,大体奠定了后来草堂的规模。近年又精心修缮,主要建筑自前到后,有大麻、诗史堂、柴门、工部祠。

诗史堂的诗圣雕像两侧挂有对联:“侧身天地更怀古,独立苍茫自咏诗。”更使我怀念和尊敬这位历尽沧桑的伟大诗人!

步入工部祠,瞻仰祠中供奉的杜甫画像,令人肃然起敬。游人在此无人言笑,十分庄严肃穆。我在工部祠台阶前认真阅读大门前的对联:“自许诗成风雨骤,将平生硬语愁吟,开得宋贤两派;莫言地僻经过少,看今日寒泉配食,远同吴郡三高。”这是清代王闿运所题。上联对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杜甫对黄庭坚开创的江西诗派和陆游开创的剑南诗派的影响作了高度概括;下联进而指出,虽然草堂地处偏僻,但这儿并不孤寂,工部祠的两旁就有黄庭坚、陆游配祠,且远同苏州祀奉范蠡、张翰、陆龟蒙的三高祠。这副对联内涵丰富,精辟简练,值得反复吟诵体会。

杜甫是自古以来为炎黄子孙所景仰的诗圣。各地来客,纷至沓来。到这儿来,是接受心灵的洗礼。人们都会记得他在这里写的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都会深深地被他博大的胸怀和高尚的情操所感动。杨廷芝在《二十四诗品小序》中

和弟弟。一般来说,东北菜肴比较简单,但《人世间》里的冯化成和蔡晓光比较会做菜,一会儿来个红烧鲤鱼,一会儿来个葱烧爆肉。

东北人爱喝酒,那可是有传统了。在连续剧里,我们看到周家一到聚会,总是有酒,而年轻人的聚会,尤其是“小六君子”每年过年初三的聚会,那更是少不了酒。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当秉义出任吉林市委书记兼市长,就关注到光字片的拆迁改造,他首先要弟弟秉昆陪着他,在光字片里转一圈。已经很晚了,秉义和秉昆弟兄两个,在一沓臭处坐下,然后打开随手带着的几瓶啤酒,就这么对着瓶口喝了起来。据说,这是东北人的一个习惯,逛马路时,随手提着啤酒,也不用杯子,就这么喝。

《人世间》里的东北情,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几乎个个角色都洋溢着浓郁的东北人的豪爽、执着、耿直与侠义。“小六君子”中的秉昆、赶超、德宝、建国、吕川和唐向阳,还有于虹、吴倩等等,其中尤其突出的是乔春燕。一个“如花似玉”(其儿子所言)、光彩照人的姑娘,当年被分配到澡堂做扞脚工。春燕却干得很欢,而且还成为先进、当了小官。她很早就喜欢上了秉昆,但秉昆却不待见。春燕很快又喜欢上了德宝,只是因为德宝口琴吹得好。但是,她依然保持着对秉昆“干哥”的亲热。平时,最热闹的是春燕,到哪里

都是她的声音,嬉笑怒骂一点不留分寸。只要有机会,“哥们”“姐们”的大小事她都揽下。但是,到了光字片拆迁的时候,她听说于虹的房子是因为秉昆和郑娟找了哥哥秉义帮忙,就道听途说写信举报秉义。当明白这一切都不存在,春燕羞愧难当,面对“哥们”“姐们”泪流满面,从此和好如初。也许,这就是东北人“拿得起、放得下”的脾性。

鲁迅曾经说过,文艺作品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当我们的文艺创作显示出灿烂夺目的地方特色,尤其是人物个性鲜明、让人过目不忘、甚至难以忘怀,那么,作品就获得了巨大成功。



说起来也是好多年前,突然想写毛笔字。找了纸,找到笔,胡乱涂抹。写完字,不管好和坏,难免要盖印章,苏州的荆歌就对我说,这事好办,让谢峰给你刻两枚。

我的第一枚印章是祖父八十岁时刻的,用在书扉页上嫌大。荆歌说谢峰的印相当有品,与你的字也相配,非常适合你用。于是有了谢峰的几枚印章,很长一段时间,给人送新书,落款后盖章,用的都是他篆刻的图章。我其实不是很懂篆刻,对这玩意的好坏,一直弄不太明白,只是觉得荆歌说得对,谢峰的印章盖在我书上,立刻增色不少。

得了谢峰的印章,心里一直在想怎么感谢。荆歌说送几本书就行,文人相交,在乎的是一个喜欢。你喜欢他,他喜欢你,这事就好办,就可以了。我和谢峰几乎没有什么正面交往,荆歌继续扮演中间人角色,印章由他转给我,书也是托他代转。都说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总觉得对不住人家,明摆着是占了谢峰的便宜。

再往后,我太太开始学画,一入手,还挺像回事,经常得到一些表扬和鼓励。画上要用力印章,也是常用谢峰的印章。谢峰是地道的苏州人,我太太在苏州长大,苏州人天生有自己的优越感,一起说苏州话,倍感亲切。有了微信,有什么事,他们便在网上联络,谢峰不止一次发话,说你和叶老师需要印章,尽管开口,对我来说,很容易的事,不要客气。

一直想着有机会,见一见谢峰,大家

碰碰面,聊聊天,拉着荆歌一起吃个饭。这事太容易做到,南京和苏州有高铁,一个多小时可以到达。可能是太容易,所以也不急不慢,总以为会有机会。交通方便了,去的机会也多,结果每次到苏州,反而火烧火燎,匆匆住一夜,要不就是当天来回。心里永远是这么想,着什么急,见面的事耽误不了,没想到说耽误就耽误。

怎么也不会想到,怎么可能想到,谢峰比我年轻九岁,说走就走。虎年伊始,闻此不幸消息,顿时大惊失色,黯然神伤。明知道不可能有误,还是希望是误传,是个不确切的.消息。一阵阵的悲哀,萦绕在心头,先是恨神交已久,没抓紧时间会,又感叹就算大家见过面,又能怎么样。

逝水如斯夫,人生有命,谁能阻拦。突然想到自己对谢峰的了解,实在太少,只知道他是个艺术家,喜欢刻印章。出手不凡,在苏州街头开了一家“宝丰堂”印店,刀法十分了得,古今不同篆法,都能够入印。我太太对他更熟悉一些,说他非常勤奋,工作异常刻苦,干活很拼命,有个孩子在海外,学业有成。

正月十五前,谢峰突然走了。人生乐在相知心,有很多苏州的朋友去灵堂看他,因为发生疫情,拦在小区外不让进。不由得更加感叹和痛心,未作江南会,翻疑梦里逢,心里真的好难过,好难过。匆匆写下以上文字,算是对谢峰的悼念。

## 悼念谢峰

叶兆言

## 心态

马蔺荣

宾南路徐汇中城绿谷步道旁的原木长条凳上,两位老先生摆出了一张足有小桌子大的象棋棋盘,楚河汉界两边红黑各16只硕大的圆木棋子准备互相对峙,不一会儿就互相冲入对方地盘,开始了昏天黑地的厮杀。周边陆续围上来四五位旁观者,其中不乏好事者为一方出谋划策:“出车”“拱卒”“跳马”……不料,风云突变,明明胜局在望的红方,居然被黑方马后炮死死封住。这时红方老先生的脸沉下来了,不仅对帮衬黑方的人出言不逊,而且还按住棋盘说这步不算,要悔棋。而黑方却无论如何不肯,坚称:“落子无悔,天经地义”。此时,不远处一名正在打太极拳的长者闻讯赶来,扫了一眼,宽宽地说了一句:“棋子木头做,输赢再来过!”

瞬间,偃旗息鼓。真所谓:河界三分阔,智谋万丈深。只有好心态才能游离于得失心,胜负心,荣辱心。下棋是这样,平时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



春草随侵榻,闲云为掩门  
书法 唐子农

雨欲来,低矮泥坯房前的菜园里,十几只蜻蜓低飞,上下盘旋着。风已挟持着细密的小水珠,那时8岁的我带着年幼的弟弟焦急地抱干柴回屋,又拎着小桶晃悠悠注满了一缸水。追回鸭子冲进围栏,一只只数好后,我俩立即冲进菜园捉“点灯”,已知它在书上叫蜻蜓。

菜园南边长满半尺高的野草,“早有蜻蜓落上头”。草尖上歇息着几只蜻蜓,空中有只蜻蜓发着蓝光急促地巡查。两部翅膀有细微的簌簌声,翅是透明的浅黄色,薄如蝉翼,上面的一对由窄到宽,下面一对翅扁宽到细窄,腿细长分着节。它脖子非常细小,脑袋却大,更有趣的是眼睛几乎把脑袋占满。蓝宝石眼睛圆鼓鼓的,带有无数个复眼,这让我们小孩子有些畏惧。蓝蜻蜓把柔软的尾巴翘到嘴巴边玩耍,腹部两侧的六条腿能弯曲,也能伸直,整个身躯细长、苗条、柔美、轻盈。

豆角架上躲着两只花色蜻蜓,花蜻蜓鬼灵精,几乎捉不到。弟弟抑制不住欢喜,微微俯下身子,右手小心翼翼地朝停在柿子秧的黄蜻蜓伸去,几只蜻蜓倏地飞到了西边茄子地里。弟弟忍着没哭,望着我。

我注意到南瓜藤上的几只蜻蜓,轻轻地靠近一只,这个小家伙披着一身红锦缎般的外衣,如鲜红的小火苗。我左手拇指和手指微微合拢,靠近“红辣椒”的尾尖,屏气凝神,

猛然一捏,夹住了它的尾巴。“啊,点灯跑不掉了!”红蜻蜓通体鲜红,很威猛的样子,大脑袋上突出的双眼,占圆头的头的大部分,那些长长的翅膀,镶嵌着很有规则的筋络。张牙舞爪的蜻蜓在我指尖拼命挣扎,双翅很有力,靠近头部细细的脚在乱抓,这可能是它的语言。那细如柔韧笔直的尾巴上,均匀的纹路闪着淡褐色的光,有一种腥腥的昆虫味道。

在捏第二只灰蜻蜓时,我发现它的左边

## 蜻蜓为啥叫点灯

姜洛

翅膀向前动了一下,这说明它已经警惕,很防范了。千万不能乘势抓,我一动不动静静等待它翅膀向后微微挥动两次时,以最快的速度将它捉住。

弟弟取来妈妈做针线活的一根细线,一头系着“红辣椒”的尾巴,另一头系着大灰的尾巴。松开手后,这两架小飞机,忽高忽低,有时竟悬在半空,一动不动。怎么都飞不远,两只蜻蜓有点恼羞成怒,越是急切地挣脱,越是急速掉下来。落下时,几双灵巧的小爪轻轻抓在豆角叶上,尾巴一翘一翘的,待平衡后,翅膀灵巧而迅速地向前一收。我和弟弟蹦蹦跳跳地追这两架小飞机满菜园

跑着,西边乌云堆砌,雨却迟迟不肯落下。估计母亲要下班回来了,弟弟放开了两只蜻蜓,线没敢系紧,怕伤到尾巴。父亲说过多次,蜻蜓是庄稼的朋友,吃蚊子,蝇子,是有良心的虫子,不能伤害。好多蜻蜓飞远了,“红辣椒”透明的翅膀快速地振动,朦胧得像一片影子,一团雾气,翔驻无声,疾徐有致。

小孩子总是知道田间万物的名字,可蜻蜓点水为啥叫“点灯”呢?听村里一位老奶奶说,解放前,“点灯”成群低飞,就是要地震或下雨,有灾难。有个傍晚铺天盖地的“点灯”在村子上空飞,村里人以为要地震,都点起煤油灯,拿着灯到院子里不敢回屋。谁知一群日本鬼子已偷偷溜到村边的玉米地,忽然看到村里很多灯光,以为大部队驻扎,就吓跑了。村民得知后都叫这虫子“点灯”,如若神明。

蜻蜓啊,“点灯”,你有一种坚强的悟性,尽管生命的菩提只有几个月的短暂,可轻盈的身躯有着安然,默默地法薄纱般的衣裳,你那祥和的平静,也许点亮心灯是生命圆满的开始。

瓢虫的生命虽短暂,却纯净、美丽。

## 十日谈

你好,小昆虫

责编:杨晓晖